

陆龟蒙所见晚唐太湖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李 菁

唐中后期, 封建王朝的经济重心南移, 江南日渐成为举国瞩目的经济发展区域, 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 作为江南面积最大且自然条件最好的地理亚区——太湖平原——也在不断地变革、前进。对此, 许多学者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论述, 结论都是令人信服的。陆龟蒙是晚唐时期的文人, 他的作品积极地见证了当时当地经济的发展, 因此本文拟从其诗文入手, 为上述观点作一佐证。

陆龟蒙, 苏州人氏, 因举进士不第, 辟苏、湖二郡从事, 后退隐松江甫里。朝廷以高士召, 不赴。李蔚、卢携素重之, 及当国, 召拜拾遗, 诏方下卒^①。可知陆龟蒙一生的活动范围基本未出江南之外, 故其诗文在反映该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方面, 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陆龟蒙的诗文多方位地涉及到当时的经济发展动态及现状, 通过检索,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门别类进行探讨:

1、对农业生产工具的总结

中晚唐时期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与进步是该地区农业迅速发展的保证, 而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水利工程的大量修建、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推广及重视施肥、选种、使用农药等方面。当时江南的水利工程, 除官府出面修建的大中型工程如溉田万顷的绛岩湖、节制水患的望亭堰等外, 一些地主组织的小型工程也能达到较高的技术。这类水利工程多具有防海潮、蓄淡水、利泄洪等功能, 以实用为主。江东一带, 由于地低易涝, 多建塘浦圩田, 圩岸内排水成田, 岸外是湖或江浦。岸上建闸, 旱则引湖、浦水入圩灌溉, 涝则闭闸以防湖、浦水倒溢^②。这种水利工程因地制宜, 将治水与治田完美结合, 收效良好。陆龟蒙退隐松江后, 耕于甫里, “有池数亩, 有屋三十楹, 有田畸十万步, 有牛不减四十蹄, 有耕夫百余指。”^③即拥有池塘数亩, 屋三十列, 田四百一十六余亩, 耕牛十余头, 雇农十余人。有这样的资产, 照理说维持正常的生活完全不是问题, 但因所处地势低下, 近于太湖出海通道, “暑雨一昼夜, 则与江通, 无别己田他田也。”可见排涝和防潮倒灌是主要的治水任务。陆龟蒙对水患的处理即采用上述修筑圩岸的办法, “先生由是苦饥, ……乃躬负畚鍤, 率耕夫以为具”, “由是岁波虽狂, 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④除可防潮倒灌外, 该工程“有沟通浦渚, 而朝夕之潮至焉, 天弗雨则轧而留之, 用以涤濯灌溉, 及物之功巨焉。……用之则顺而进, 舍之则黜而退。”^⑤所轧留的潮水, 旱时又可用于灌溉, 真是进退皆有应对。可见陆氏所建水利设施也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实用性强。陆龟蒙组织的水利建筑可看作当时江南诸多私家地主自建水利工程以保证自家农副业生产的一个典型代表。

各类农具的改进和配套使用对于农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陆龟蒙所作《耒耜经》一文,对当时江南农民所使用的主要农具作了精彩的总结,并详论其构造与功用。据陆氏所见,唐后期江东农民使用的农具主要有江东犁,“而后有爬(耙)”、“爬而后有砺焉,有碌碡焉”,自爬至碌碡,“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⑥。使用时,先犁,再爬,去掉碎土块和杂草,然后用砺或碌碡碾平田面,这些基本上概括了水田整地的全过程。直至南宋范成大时期,江南耕具仍不出《耒耜经》记载之外。陆龟蒙所言“江东之田器尽于是”^⑦诚不为过。

集南北方耕犁优点于一身的江东犁在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从《耒耜经》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即犁、犁壁、犁底、犁压、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犁、犁壁为金属构件,犁用以破土,因为铁制,所以破土有力,能够把杂草盘根错节的土块起出;犁壁用以翻转犁起的土块,覆土埋草,并能减少犁前进时的阻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其余各部件则为木制,犁箭、犁评、犁建三者用以调节耕地深浅度。江东犁的结构较唐以前所用之犁更为科学,其各部件所具有的功能如破土覆土、深翻浅耕、对田中野草可“绝其本根”、可调节耕地深浅度等,对于耕犁熟田生田都很适宜。在太湖以东的江南平原广大地区,唐以前开发较少,大片荒地湖沼野草丛生,盘根错节,土质粘重,依靠像江东犁这样力量强大且耕翻性能良好的犁具来开发利用是再合适不过的。

但江东犁的优越并不限于此,已有学者指出,唐代江南耕犁对旧式步犁根本性的变革在于以曲辕代替直辕,从而基本上奠定了江南耕犁的结构样式,此后千年沿用^⑧。《耒耜经》中称“前如耨而耨者曰辕”可为佐证之一。此外,根据该文记载,“犁之始终丈有二”,按每唐尺0.295米计算,则江东犁全身约为3.54米,与直辕犁相比,仍较长大。这一方面因为曲辕的使用有一个过程,犁身的小型化还需要一段时期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陆氏所居之江东地势低下,土壤卑湿粘重,还需要这种重型耕具。总之从陆龟蒙在《耒耜经》一文中对江东犁的准确描绘,可以推知,陆氏本人显然亲眼见过甚至有可能亲自使用过这种犁具,因此也就说明,这种改进后的江东犁在唐中后期的江南得到广泛地使用。

使用江东犁,必然使用牛耕。陆龟蒙称他在甫里“有牛不减四十蹄”,其诗文中亦多次出现“牛耕”字样,这对于探讨唐江南是否普及牛耕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肥料种类的增加也是促进农业进步的一个方面。由于牛耕的推广,耕牛实行圈养,陆龟蒙对此有记载:“冬十月,耕牛为寒,筑宫纳而皂之。”^⑨其诗曰:“四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纳此室处。……耕耨以时,饮食得所。或寝或卧,免风免雨。……”^⑩可见,当时农民已知耕牛圈养的必要及其益处。由此也可推知,厩肥当成为当时农田肥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使用农药除害在唐以前较为罕见。陆龟蒙有《禽暴》一文,曰:

“冬十月,予视获于甫里。旱功离离,年无以稽。幽伤盈怀,夜不能寐。往往声类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数四。明日讯其氓,曰:‘鳬也,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当之禾,必竭穗而后去。’曰:‘得无弋罗者捕而耗之耶?’对曰:‘江之南不能弋罗,常药而得之。涂杖,丛植于陂,一中千万,胶而不飞。是药也,出于长沙、建章之涯,行贾货错,岁售于射鸟儿。……’”^⑪

此后商贾因战乱不行而药不再得,害鸟侵人稻粱仍然猖獗,但陆龟蒙的这段记载成为江南农业史上用农药除鸟害的最早见证,它至少说明:晚唐太湖东部地区农民曾一度使用由长沙、建章商贾贩来的农药捕杀害鸟。

2、对水稻生产的反映

陆龟蒙的《象耕鸟耘辨》中对“鸟耘”的描写,说明晚唐江南稻农已经使用这种效率较高而劳动强度较小的除草工具。“耘者,去莠举手,务疾而畏晚,鸟之啄食,务疾而畏夺。法其疾畏,故曰鸟耘。”^⑫“鸟耘”除草的便利不光在于如鸟啄食般快,更在于以耘爪代替人手,既保护农人的手指,又提高了工效。这是晚唐江南稻田除草技术进步的一个反映。明代陆世仪《论区田》文云:“今耘铤、耘爪,江浙间新制也。古无此器,葡萄水中,以手耘之,故农人惟耘田为苦,今得此器,劳逸不啻天壤。”提到耘爪为明时江浙间新制,有待考证。从元人王祯的著作《农书》中可以得知,至少到元代,农人已在用竹或铁制成,“穿于指上,乃用耘田,以代指甲”的农具。王祯还以诗赞之曰:“惟农有鸟耘,爪田仍去莠。竹贯十指,耨禾牵两肘。假借以为功,疏剔乃能久”,直言耘爪的便利,可见耘爪元时已有,非明时新制。而陆龟蒙《象耕鸟耘辨》中既明确提到这种农具,他本人又躬耕田亩,熟识农器,因此大致可以推知,类似农具在唐后期的江南已经出现。

时江南水稻种植仍以一年一熟为主,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七月成熟的早稻,据陆龟蒙《刈获》诗所说:“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方遮田。芒粒稀疏熟更轻,地与禾头不相拄……”^⑬这种至秋才熟的“早稻”当属早稻中成熟最迟的“蝉鸣稻”一类。而其《别墅怀归》诗云:“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里的“红莲”稻收获在菊花盛开的深秋,则又指当时种植最多的五月插秧、九月成熟的晚稻了。

3、农副业生产的繁荣

唐代江南的农副业生产相当普遍。首先,蚕桑业有了重大发展。陆龟蒙有诗云:“旧栽奴橘老,新刈女桑肥”^⑭、“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缣车”^⑮、“沟塍墮新溜,桑柘含疏烟。处处依蚕箔,家家下鱼笱”^⑯、“邻娃尽著绣裆襦,独自提筐采蚕叶”^⑰等等。这些诗句都是晚唐苏州以东松江地区蚕桑业大力发展的写照,其中“百树鸡桑半顷麻”还透露了当地种麻的信息。

同时期种茶技术的进步也非常明显,出现了专业茶园和崭新的茶树种植方式——园圃化种植。陆龟蒙诗“茗地曲隈回,野行多缭绕。向阳就中密,背涧差还少”中隐约可见这种变化,他本人在顾渚山下就拥有一个茶园,“岁入茶租十许”^⑱。对于加工茶叶之制茶业的兴盛,陆氏的作品中就有更多更直接的反映了。如他的《奉和袭美茶具十咏》^⑲,就描绘了晚唐江南茶农运用茶灶、茶鼎、茶瓯等设备加工茶叶的景况和在“茶舍”中“煮茶”的情趣。

在素称鱼米之乡的江南发展渔业可谓天时地利兼得,这一趋势在晚唐尤为明显。陆龟蒙作有《渔具诗》,咏矢鱼之具二十种,表明他对当地渔业发展的关注。其序云:“大凡结绳持纲者,总谓之网罟。……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 ,缙而竿者总谓之笱,……编而沉之曰 ,矛而卓之曰 ,棘而中之曰叉,镞而纶之曰射,扣而骇之曰 ,置而守之曰神,列竹于海曰沪,错薪于水中曰 ……”^⑳所记唐代江南渔具种类齐全,与近代几无差别。

除列举各类渔具外,《渔具诗》还生动地描绘了一系列矢鱼之术,仅看下面两例:

大罟纲目繁,空江波浪黑。沉沉到波底,恰共波同色。牵时万 入,已有千钧力。尚悔不横流,恐他人更得。(《渔具诗·网》)

弯弓注碧浔,掉尾行凉 。青枫下晚照,正在澄明里。捰弦断荷扇,溅血殷菱蕊。若使禽荒闻,移之暴烟火。(《渔具诗·射鱼》)

两诗描写了当时江南渔民捕鱼的两种方法网鱼和射鱼,时间、场景、心态,均既真实又形象。陆氏诗文中还有大量关于渔民打鱼生活的句子如“比邻钓叟无尘事,洒笠鸣蓑夜半归”^①、“雨后沙虚古岸崩,鱼梁移入乱云层。归时月堕汀洲暗,认得妻儿结网灯”^②等,且鸬鹚常见于渔民们的生活中,“轻舟过去真堪画,惊起鸬鹚一阵斜”^③。可以看出,渔业在晚唐江南的农副业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

此外,菜农、花农也进入了陆龟蒙的诗歌,如“无因得似灌园翁,十亩春蔬一藜杖”^④和“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能。十亩芳菲为旧土,一家烟雨是元功”^⑤均可看出当时菜农、花农的生活。由此亦可知,种菜、种花已成为晚唐农民的一种职业,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

陆龟蒙还记载了当时农副产品的一些简单贸易,如走村串户卖鱼的渔民,“今朝有客卖鲈鲂,手提见我长尺余”^⑥,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其《送小鸡山樵人序》中“出吴胥门,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⑦所记载的“光福市”则是证明当时江南已出现农村市场的重要史料之一。

4、对农民生活的总体观探

陆龟蒙的诗文中专力描写农民生活状况的不多。总体而言,据陆氏所见,太湖一带农民的生活水平中下,虽免于穷困潦倒,但景况仍不容乐观。《彼农二章之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诗云:“彼农家流,犹存厥初。藁焉而席,茨焉而居。首乱如葆,形枯若槁。大耋既鲐,童子未。以负以载,悉薅悉锄。……有饭一盛,莫盐莫蔬。有襦一缊,不襟不祛。所谓饥寒,汝何遑欤?”这还是太平时节农民的生活,倘遇天灾,如陆诗中处处可见的旱灾,加上沉重的赋税(“元和中,江南之赋已重,迨今盈六十年,赋数倍于前”^⑧),农民的窘困就更可想而知了:如“去年西成,野有遗穗,今夏南亩,旱气赤地。遭其丰凶,概敛无二。退输弗供,进诉弗视”^⑨。天灾人祸以外,还常有鼠祸、鸟祸。当然,农家生活的宁静、充实和乐趣在陆诗中也时有所见,如“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繰车。啼莺偶坐身藏叶,饷妇归来鬓有花。不是对君吟复醉,更净何事送年华”^⑩、“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枫汀尚忆逢人别,麦陇唯应欠雉眠。更拟结茅临水次,偶因行药到村前。邻翁意绪相安慰,多说明年是稔年”^⑪、“地与膏腴错,人多富寿并。相欢时帖泰,独坐岁峥嵘”^⑫等等。

总的说来,中晚唐时期农民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这跟当时土地精耕细作带来农民的年生产总值提高、各类农副业不同程度地发展使农民收入来源得以扩大是密不可分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仅陆龟蒙一人的为数不多的诗文中,就几乎随处可感晚唐江南农村经济发展脉搏的跳动。这一方面固然说明陆龟蒙本人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正说明当时经济发展的迅速在社会各阶层都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出现在文人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①《旧唐书·陆龟蒙传》。

②详见郑学檬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第二章第一节。

③《全唐文》卷80《甫里先生传》。

④同上注。

⑤《全唐诗》卷62《迎潮送潮辞序》。

- ⑥《全唐文》卷 80《耒耜经》。
- ⑦同上页注⑥。
- ⑧详见杨荣垞文《曲辕犁新探》，《农业考古》1988 年第 2 期。
- ⑨《全唐诗·祝牛宫辞序》。
- ⑩《全唐诗·祝牛宫辞》。
- ⑪《全唐文·禽暴》。
- ⑫《全唐文》卷 801。
- ⑬《全唐诗》卷 621。
- ⑭《全唐诗·丹阳道中寄友生》。
- ⑮《全唐诗·奉和夏初袭美见访题小斋次韵》。
- ⑯《全唐诗·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崦里》。
- ⑰《全唐诗·陌上桑》。
- ⑱《全唐文·甫里先生传》。
- ⑲《全唐诗》卷 620。
- ⑳《全唐诗》卷 620。
- ㉑《全唐诗·春雨即事寄袭美》。
- ㉒《全唐诗·和袭美钓侣二章之二》。
- ㉓《全唐诗·北渡》。
- ㉔《全唐诗·江边》。
- ㉕《全唐诗·阖闾城北有卖花翁，讨春之士往往造焉，因招袭美》。
- ㉖《全唐诗·食鱼》。
- ㉗《全唐文》卷 800。
- ㉘《全唐文·送小鸡山樵人序》。
- ㉙《全唐诗·彼农二章之二》。
- ㉚《全唐诗·奉和夏初袭美见访题小斋次韵》。
- ㉛《全唐诗·小雪后书事》。
- ㉜《全唐诗·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

作者李菁：厦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邮编：361005。